

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调查

卫文凯¹

摘要：基于芜湖地区四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初步描述了大学生网络社交现状与行为特点，并对不同交流对象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大学生网上人际关系仍以现实中的人际圈为核心且主要是同辈群体，网上人际拓展的程度十分有限；网络人际交往并不会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疏远。同时，与陌生人相比，与熟人交流存在交流形式多样化、自我暴露的范围更广、深度更深的特点。

关键词：网络社交工具；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

Research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ocial Communication

Wei Wenk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among four colleges in Wuhu, the paper first makes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compares the different communicate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ircl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on the core of the circle of re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expansion of online relationships is so limited. And onlin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ouldn't lead to alienation of re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Meanwhile, compared with stranger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we can have more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acquaintances and expose ourselves more widely and deeply.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ing tool;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ocial communication

一、问题提出

人际关系是同人类起源同步发生的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也是人类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关系。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现实的、具体的人际关系网中。从微观上说，人际关系是指在现实社会的实际活动中，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包括认知、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1]。

当今时代是一个开放、便捷的网络时代，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以及依附于此的网络不仅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新方式，加快了联系速度，降低了交往成本，提高了交往效率，而且使人际交往从个人所熟悉的强联系人群，延伸到了原本遥远、陌生的弱联系人群^[2]。因此关于网络与人际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大学生作为诸种网络社交工具最为主要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之一，网络社交工具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交往的必备工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克服了传统人际交往的时空限制，扩大了大学生的交往空间，拓展了交往手段，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和行为方式。目前网络社交工具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研究，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希望探讨大学生网络社交的现状和行为特点，以及比较在校大学生利用网络社交工具与陌生人和熟人进行交流时的不同表现，以

¹[作者简介]卫文凯（1991—），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

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增进社会对在校大学生利用网络社交工具的了解和认识。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这一领域中文献的检索和分析，笔者发现，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

一是对网络社交的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分析。黄少华^[2]认为网络人际交往具有一切后现代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平面化、碎片化、无深度、审美化。黄利会^[3]发现大学生的网上人际关系仍然以现实中的人际圈为核心，从网上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是情感的支持而不是信息的支持，网上人际关系不会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疏远。郭金龙、陆宇杰、许鑫^[4]也认为虚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延伸，同时，强情感关系与弱情感关系之间亦具有显著相关性。

二是网络社交对于现实人际关系的不同影响。网络交往对大学生的影响国内多数学者持折中的态度，认为网络交往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网络造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弱化。如李薇菡、罗艺方、黄建榕^[5]认为网络交往给大学生心理和人际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网络上瘾症、网络孤独症、网络抑郁症和人格障碍。李琼^[6]认为网络交往弱化了大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挤占了现实交往时间、人际关系脆弱和易受到不健康内容的误导。韩克庆、吴忠明^[7]认为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方式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冲击：首先是交往的平等与关系的不平等；其次，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再次，它在客观上造成社会知觉的模糊性；另外，它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结构松散，凝聚力差且容易导致群体隔离和人性变异，形成反社会亚群体。

三是分析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动机和安全问题。黄浩铭^[8]分析了感知有用度、感知易用度、信任感、感知娱乐性、关键多数以及规范性压力等因素在大学生群体 SNS 使用意愿中的不同表现，同时探讨了人口统计因素、年级因素等方面差异性。胡敏^[9]提出通过构建信息快速反馈机制、提高学生自我安全防范意识、构建网络社交安全事件处理机制三种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网络社交安全防范的引导。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相比起大量的理论探讨文章来说，通过收集实地调查数据来描述网络社交工具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影响的经验研究还显得过少。在研究角度上，对网络社交的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宽泛比较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关系，缺乏区分不同网上交流对象。因此，有关大学生网络社交的现状和行为特点以及网上不同交流对象的差异性研究的经验调查结果和数据还十分缺乏。本文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对于芜湖地区四所高校的调查初步描述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的特点，并对网上不同交流对象所存在的差别进行比较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界定

1. 现代网络社交工具：基于互联网即时通讯（IM）和社交网络服务（SNS）不断发展、演进、融合过程中兴起的一种能够即时发送和接收互联网消息，集沟通交流、资讯发布、在线搜索、娱乐休闲、电子商务和企业客户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化信息平台工具。包括 QQ、MSN、微博、飞信、SNS 网站等。

2. 陌生人：对于陌生人的社会学论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指涉单纯“彼此不认得对方”的“陌路”之间的互动。第二，不但彼此互不相识，还因为双方的属性特征、身份地位、生活形态等相距甚远，几乎是分属于不同的“亚文化”，因而形成“异类”之间的互动。第三，除了上述两项特征之外（不认识对方、彼此分属不同亚文化），又因为互动的一方本身是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文化而言是“异乡人”，加深双方的隔阂。但就本研究而言，陌生人就是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交往基础，同时在网络中也保持了彼此间不可识别的人。

(二) 资料收集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取调查在校大学生的方式进行，收集有关他们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情况、网络社交对象与形式、网上自我暴露程度和网络社交效果等方面的资料。调查地点选取了芜湖地区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四所不同层次高校。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笔者根据国家 2011 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学科类别确定各专业抽样人数，尽可能保证各专业人数的均衡。调查采取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员将问卷发到被调查对象手中，做到分批进行或个别进行，当场完成，当场检查，当场回收。调查共发出问卷 300 份，剔除因填答不全、有逻辑错误等原因造成的无效问卷 13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87 份，有效回收率 95.67%。样本的基本结构如下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287）

性别 %		年级 %					城乡背景 %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乡村	镇	城市
48.4	51.6	12.5	29.3	52.3	4.9	1.0	57.8	16.0	26.1
专业	经济学类	法学类	教育学类	文学类	历史学类	理学类	工学类	管理学类	艺术学类
%	3.8	8.4	6.3	3.8	1.4	8.4	26.1	38.0	3.8

四、结果与分析

(一) 网络社交工具使用现状

在调查中，全部被调查者都已注册成为任何一种现代网络社交工具的用户，其中平均网龄为 6.80 年，众数为 3 年，标准差为 3.243，最长为 15 年，可见大多数被调查者是自上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现代网络社交工具。为了解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和城乡背景大学生的现

代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情况，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考虑不同城乡背景的大学生网络接触时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分析大学生对网络社交工具的选择偏好及其选择的动机；最后了解大学生对现代网络社交工具的认可程度，比较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现代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的差异。

1. 城市生活背景的大学生网龄高于镇和乡村背景

表 2 的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不同城乡背景的调查对象在网龄分布上的总趋势大体一致，但在具体网龄的比重方面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异表现在：来自城市生活背景的调查对象 7 年及以上网龄的比例相对较高，镇和乡村背景的对象相对较低。而 3 年以下网龄的比例则正好相反。

表 2 城乡生活背景与网龄的交互统计 %

网龄	城乡背景			合计
	乡村	镇	城市	
1-3 年	22.9	17.0	6.8	17.8
4-6 年	42.2	27.7	20.3	34.1
7 年及以上	34.9	55.3	73.0	48.1
(N)	(166)	(47)	(74)	(287)
统计检验	Pearson 卡方=31.406 DF=4 Sig. (2-sided)=.000			

进一步分析表 2 还可以发现，具有乡村生活背景的大学生主要以 4-6 年网龄为主，6 年以下网龄所占比重高于其他二者，而具有镇和城市生活背景的大学生则主要以 7 年及以上网龄为主。

2. 通过即时通讯工具维系现实人际关系是网络社交的主要目的

通过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大学生在选择网络社交工具时偏重于即时通讯，其次是微博和新型社交平台。总体上看，网络社交工具的选择在性别上比重几乎相同，但是在具体某一社交工具的选择上还是稍有差别的：男性在网络游戏和 BBS 论坛上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 ($p=.000<0.001$, $p=.035<0.05$)，而女性使用微博的比例高于男性 ($p=.001<0.01$)。这体现出男女之间在进行社会交往中心理需求的区别，男性追求参与、刺激和成就感，女性趋向于情感性需求。

表 3 社交工具选择在性别上的差异 %

性别	QQ、MSN 等即时通讯工具	微博	人人网、开心网等社区网站	网络游戏	微信、米聊等新型社交平台	BBS (论坛)	其他	合计
男	47.7	26.8	18.5	18.5	25.4	10.8	3.1	48.4
女	49.1	38.3	15.7	7.0	25.4	6.6	1.0	51.6
合计	96.9	65.2	34.1	25.4	50.9	17.4	4.2	100.0
(N)	(278)	(187)	(98)	(73)	(146)	(50)	(12)	(287)

结合表 4 我们可以发现“方便与朋友同学联系”选项占了 20.5%，“了解好友的最新动

态”选项占 15.8%，“即时聊天”选项占 19.5%，由此可见被调查大学生在选择网络社交工具优先考虑的维持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使用网络社交工具的还有获取信息和消遣娱乐动机，这与 Deb Sledgianowski 和 Songpol Kulviwat 在 2009 年的一篇相关研究中发现感知娱乐性是用户使用社交网站最强烈动机的结论大致相符^[8]。

表 4 社交工具的使用原因和功能

选择原因	频数	频率 (%)	使用功能	频数	频率 (%)
消遣娱乐	217	17.0	即时聊天	212	19.5
资源利用	143	11.2	浏览新闻及各种资讯	220	20.2
方便与朋友同学联系	261	20.5	评论别人日志、状态	169	15.5
跟随周围朋友	70	5.5	游戏娱乐	83	7.6
了解好友的最新动态	202	15.8	发布状态（心情或日志）	138	12.7
结交新朋友，扩大交际圈	121	9.5	查阅资料	156	14.4
无聊，打发时间	125	9.8	网络购物	104	9.6
记录自己的心情	129	10.1	其他（请注明）	5	0.5
其他（请注明）	7	0.5	合计	1087	100.0
合计	1275	100.0			

3. 网络社交工具依赖性的差异分析和认可度测量

使用频率的高低和使用时间的长短反映了被调查者对网络社交工具的依赖性大小。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大学生使用网络交往工具的频率较高（一天多次和一天一次的比例分别为 50.2%和 25.8%），每次使用的时间较短（1 小时以下和 1-2 小时的比例分别为 31.0%和 36.2%）。即可以认为大学生对网络社交工具的依赖性较高，并呈现“多而短”的特点。该结论与成都市 7 所高校 1065 名在校本科生的调查结果“当前大学生使用网络社交工具的频率很高，对于网络社交工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基本一致^[10]。进一步比较个人背景与使用频率和时间的差异，表 5 的数据表明年级、专业和网龄与使用频率和时间呈现显著相关，年级越高使用频率越低、时间越长，文科类专业使用频率更高、时间更短，网龄越短使用频率越低、时间越长。在调查问卷中，笔者对大学生对现代网络社交工具的认可程度进行测量：“您对现代网络社交工具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这一观点的认可程度”，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回答“非常赞成”的为 25.4%，“比较赞成”的为 55.7%，“一般”的为 14.6%，“不太赞成”的为 4.2%，可以判断被调查大学生对网络社交工具的认可度较高，值得注意的是网龄与认可程度呈现显著负相关（Spearman’ s rho 相关系数=-0.136，Sig. (1-tailed)=0.011<0.05），即网龄越长认为网络社交工具成为生活必需品的认可程度越高。

表 5 网络社交工具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与性别、专业、年级、城乡背景、网络的相关分析

		性别	年级	专业	城乡背景	网龄
上月使用频率	Pearson 相关	.068	.133*	-.145**	-.052	-.193**
	Sig. (1-tailed)	.127	.012	.007	.191	.001
	N	287	287	287	287	287
平均每次使用时间	Pearson 相关	-.061	-.174**	.186**	.088	.144**
	Sig. (1-tailed)	.150	.002	.001	.069	.007
	N	287	287	287	287	287

注：*、**分别表示检验结果在 $p < .05$ 、 $p < .01$ 的程度上显著。

（二）网络社交对象与形式

1. 交流对象以现实中的人际圈为核心且主要是同辈群体

“网络环境的虚拟性致使交往者的身份虚拟化、多样化、复杂化和交往方式的间接性、抽象性，交往主体和客体都是人为塑造出来的虚拟的角色”^[11]。然而，调查结果表明在网络上经常交流的对象为“亲人”的比例是 29.1%，“同学、朋友”为 57.3%，“老师”为 7.8%，“陌生人”为 4.9%，“其他”的为 0.8%，可见调查对象的网上人际交往群体仍然以现实中的人际圈为核心且主要是同辈群体，网上人际关系主体多数是从现实生活中转移过来的，交流的主客体大部分是现实生活在网上的“投影”，相比之下，目前大学生通过网络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拓展社交网络的程度仍然较为有限。而且被调查大学生利用网络与现实中亲友、同学交流的频率：“一天多次”占 19.2%，“一天一次”占 7.0%，“隔几天一次”占 21.6%，“不定时，想起来就用”占 52.3%，据此笔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网络社交工具是被调查大学生维系现实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是有近 20%的被调查大学生在网上存在固定的交往对象。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于 1974 年提出的弱关系 (Weak Ties) 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即所谓强关系(Strong Ties)；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然而却是肤浅的社会认知，即弱关系^[12]。在强关系中由于互动双方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在某些存在的互动关系型态上较亲密，因此，透过其产生的信息通常是重复的，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弱关系交往双方更加可能掌握很多对方并不了解的信息，因此反而成为信息在不同社交圈之间流动的主要渠道。有学者认为，网络由于其匿名性以及时空压缩与时空伸延并存的特点，非常适合弱关系的建立与滋长^[13]。然而调查结果显示有和陌生人交流（无论时间长短）的经历占 89.2%，其中网上联系的陌生人占有网络联系人的比例“10%以下”占 76.6%，“10%-30%”占 18.0%，“30%-50%”占 4.3%，“50%-70%”占 1.0%，说明实际建立此类弱关系仍十分有限。此外，在回答“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与网络上的陌生人交流”时，“无聊，找人打发时间”占 23.5%，“需求某方面

的帮助”占 11.5%，“交朋友”占 10.4%，“只是想找个倾诉对象”占 4.8%，“想获得一些自己需要的信息”占 14.7%，“陌生人主动找我”占 31.7%，“其他”占 3.4%，由此可见大学生建立此类弱关系的方面具有被动性、欠深刻性和“一次博弈”的特征。

2. 与陌生人相比和熟人交流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对于网上人际关系的拓展，其最大的阻碍因素莫过于人际信任”^[3]。在调查中，32.4%的被调查者表示与陌生人利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时使用过语音，21.5%的被调查者表示与陌生人利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时使用过视频，在使用过语音和视频的人中，43.4%和37.3%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在一定了解或者熟悉以后才使用语音，41.1%和39.3%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在由一定了解或者熟悉以后才使用视频，上述数据同时表明，使用视频的比使用语音的相对更少一些，而且从一开始就使用语音和视频的都比较少。（见表 6）

表 6 利用网络社交工具与陌生人交流是否使用过语音和视频及使用的条件 %

交流形式	使用条件		刚开 始时	彼此有一定 的了解后	彼此都非 常熟悉后	其 他
	是	否				
与陌生人交流使用过语音	32.4	67.6	13.3	43.4	37.3	6.0
与陌生人交流使用过视频	21.5	78.5	14.3	41.1	39.3	5.4

由此可见，语音和视频并没有成为大多数陌生人之间选择的交流手段，尤其是双方没有任何交往基础时更是如此，因此与陌生人在网络上交流主要还是借助于文本实现的，这与人们在网络上与陌生人交流不希望把自己现实社会特征暴露给对方的观点是一致的，体现了被调查大学生具有较好的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对表 7 数据的分析发现与熟人交流时偶尔或经常使用语音和视频的比例较高（偶尔和经常使用语音和视频的比例分别为 61.3%，52.0%），可见不同的交流对象选择的交流形式存在差异性，利用网络社交工具与熟人交流能够实现如现实社会生活中面对面一般的互动，交流的现实可感性和所表达事物的确定性要更强。

表 7 通过网络社交工具与熟人和陌生人交流使用不同形式的频率 %

		几乎不用	很少	偶尔	经常
熟 人	文字	3.1	3.5	9.4	84.0
	语音	18.8	19.9	41.8	19.5
	视频	20.3	27.7	35.2	16.8
	图片	19.1	20.7	28.1	32.0
陌 生 人	文字	31.3	25.4	14.8	25.8
	语音	84.0	10.9	3.5	1.6
	视频	89.1	8.6	0.8	1.6
	图片	74.2	16.0	6.3	3.5

（三）网上自我暴露程度

1. 个人信息真实度不高且尤其不愿意透露社会特征信息

网络社会是人类为自己开拓的另一个生存空间，其约束力远不如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一般而言，网络交往处于无序和失范状态。在调查中，当问及网络社交工具的好友信息信赖程度时，回答“完全不可信”的占 0.3%，“很少可信”的占 23.3%，“基本可信”的占 46.3%，“大部分可信”的占 27.5%，“全部可信”的占 2.4%。表 8 的结果表明，在填写个人信息时真实程度并不高，并且随着年级的增长真实度也随之增加。

表 8 年级与网上个人信息真实程度的交互统计 %

个人信息真实程度	年 级					合计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任何真实信息	27.8	13.1	16.7	14.3	0.0	16.7
无关紧要的填写，大部分不符合实际	27.8	36.9	24.7	7.1	33.3	27.9
大部分真实，小部分不符合实际	38.9	41.7	50.0	57.1	0.0	46.0
所填资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5.6	8.3	8.7	21.4	66.7	9.4
(N)	(36)	(84)	(150)	(14)	(3)	(287)
统计检验	Pearson 卡方=25.428 DF=12 sig. (2-sided)=.013					

结合调查数据，个人信息大部分或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人中，有 48.4% 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透露个体物理特征信息（年龄、性别、专业、学校等），有 11.0% 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透露社会特征信息（经历、籍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有 40.7% 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透露内在的心理特征（观念、看法、态度、性格、兴趣爱好等），由此可见，现实社会身份信息在网络互动的作用是弱化的，调查对象在利用网络社交工具时大多心存顾虑，而且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很少愿意透露社会特征信息。

2. 与陌生人相比对熟人自我暴露范围更广、深度更深

人际关系的深度与自我暴露的层次是紧密联系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最浅层的自我暴露水平是人们的兴趣、爱好等。第二层次的自我暴露主要是态度。第三层次的自我暴露直接涉及自我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状况，以上内容的自我暴露是以充分的信任和被信任为基础的。自我最深层次的暴露是隐私，如自己的某些不能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的经验、念头、行为等^[14]。表 9 的数据表明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时对于陌生人、熟人的自我暴露的深度明显不同，对于陌生人，自我暴露的深度主要集中在第一层，二、三层的比例相对较小；对于熟人自我暴露的深度涉及到各个层次，但是第三层的比例相对较小。

表 9 利用网络社交工具与人交流时愿意透露的真实情况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熟人 兴趣爱好	252	39.4%	陌生人 兴趣爱好	180	56.8%
对某人/事态度	207	32.4%	对某人/事态度	94	29.7%
自我的人际关系与自我概念状况	180	28.2%	自我的人际关系与自我概念状况	43	13.6%

表 10 的数据表明被调查者与陌生人交流的话题涉及到公知领域和自知领域，谈论的多是兴趣爱好、娱乐、游戏，内容较为肤浅；与熟人交流的话题涉及到公知领域、自知领域和他知领域，谈论的多是生活琐事、学习工作、休闲娱乐、兴趣爱好和感情琐事，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小范围内甚至涉及亲密话题。该结论与胡芳^[15]的观点：“无论是自我暴露的广度还是自我暴露的深度都远远超过现实社会中的自我暴露。”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交往主体和客体在网络角色扮演中并不具有虚拟性，而是真实角色的体现，以及对网络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

表 10 利用网络社交工具与熟人和陌生人交流的话题

	交流的话题	频数	频率		交流的话题	频数	频率
熟人	生活琐事	260	20.5%	陌生人	生活琐事	48	10.4%
	兴趣爱好	188	14.8%	生	兴趣爱好	133	28.8%
	休闲娱乐	200	15.8%	人	休闲娱乐	116	25.1%
	感情琐事	176	13.9%		感情琐事	30	6.5%
	游戏	99	7.8%		游戏	51	11.0%
	热点时事	124	9.8%		热点时事	40	8.7%
	学习工作	221	17.4%		学习工作	44	9.5%

（四）交往效果分析

为了了解网络社交工具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总体影响，本文从交流距离、交往范围、亲密距离、稳定程度和负面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由表 11 可知：网络社交工具在交流距离、交往范围、信息来源渠道和网络的安全性这几个方面与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并且对男女大学生在网络安全性得分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F=5.180$ ， $P=0.024<0.05$ ），表明男女大学生在网络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的人际信任度低于男生（ $M_{女}=4.26$ ， $M_{男}=4.88$ ），这也更加说明虽然网络可以匿名和掩藏真实身份，但已经形成和得到认同的性别身份是比较固定的，女生的小心、谨慎等特点在网络交往中也会显示出来，因此，女生的人际信任度低于男生。传统的观点认为网络交往的自主性、平等性能够降低主客体交流的心理压力，然而调查数据却与此不相一致，原因可能是网络交往的主客体主要以现实中的熟人为主，彼此的交往是在相互熟知对方的情景下进行。同时，网络社交工具在增加现实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稳定程度方面也作用有限。

表 11 交往效果分析 (n=287)

交往效果	平均值	中位值	标准差
缩短了与现实好友的交流距离	7.17	8	2.484
扩宽了人际交往的范围	7.52	8	1.894
扩大了信息来源渠道	7.80	6	1.839
利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安全、可靠	4.56	5	2.301
利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5.59	8	2.484
拉近了与好友的亲密距离	6.61	7	2.184
对于维系和稳定朋友间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	6.84	7	1.918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理解的障碍	5.58	6	2.370
加剧了与父辈群体的代沟	4.98	5	2.560
花费在网络社交工具的时间过多常使我们忽视了身边家人、朋友的感受	5.51	6	2.725
网络交往的多变性和隐藏性也增加了我们在现实交往中的不信任感	5.79	6	2.479

多数学者认为网络人际交往将弱化大学生人家沟通能力,会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的疏远和信任危机。本文的数据表明利用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并不会造成角色转化的失调和错位问题,从而增加人与人交流的障碍,通过 F 检验 ($F=3.556$, $P=0.03<0.05$) 发现在不同网龄上该方面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另外,研究也表明网络社交工具的使用并未造成亲情的疏离、深化“代沟”和信任危机,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学生利用网络交往的对象本身就是现实的人际圈,是以现实的情感支持为基础的。通过 F 检验 ($F=3.646$, $P=0.06<0.05$) 发现不同年级在网络对现实人际关系的信任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四年级平均得分 ($M=6.79$) 高于三年级 ($M=6.18$)、二年级 ($M=5.26$)、一年级 ($M=5.19$) 和研究生 ($M=3.67$),一年级与三年级、四年级,二年级与三年级、四年级,四年级与研究生得分在 $\alpha=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 ($p=0.03$, $p=0.039$, $p=0.006$, $p=0.031$, $p=0.045$)。

五、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芜湖地区四所高校 287 名在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初步描述了现代网络社交工具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并对网上不同交流对象所存在的差别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大学生的网上人际关系仍然以现实中的人际圈为核心且主要是同辈群体。在现代网络社交工具的选择上偏重于即时通讯工具,主要动机在于维系现实人际关系、获取信息和消遣娱乐;网络社交工具成为维系现实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有近 20%的调查对象在网上存在固定的交往对象。大学生实际建立弱关系十分有限且存在被动性、欠深刻性和“一次博弈”的特征。

2.在不同交流对象上选择的交流形式、自我暴露层次存在差异性。在交流形式上,与陌生人在网络上交流主要借助于文本,与熟人交流时除了文本还借助现实可感性和所表达事物的确定性更强的语音和视频。在自我暴露的层次上,对于陌生人主要集中在第一层和第二层,

对于熟人涉及到各个层次，第三层次也有所扩展；同时，在谈论的话题上熟人较陌生人更为宽泛，小范围内甚至涉及亲密话题。

3.网络人际交往并不会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疏远。首先，大学生对网络社交工具存在一定的依赖性，但远没有达到上瘾和沉迷的状态；其次，大学生在网络社交工具的个人信息的真实度较低，愿意透露的主要是个体物理特征信息和内在的心理特征，对于陌生人的自我暴露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低，但这并未增加我们在现实交往中的不信任感；最后，大学生普遍赞成网络社交工具缩短了与现实好友的交流距离、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了信息来源渠道、拉近了与好友的亲密距离、对于维系和稳定朋友间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总的来说，大学生的网络人际关系是一种健康的、亲密的、积极的人际关系，但对于如何合理有效地分配时间，如何合理有效地安排网上交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是大学生对于陌生人和熟人在网上自我暴露程度存在差异性。尽管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参与者以“主体—符号—客体”的间接方式进行交流，人们在网上交流更加自由、自主和随意，但是在实际调查分析中我们知道相对于陌生人而言被调查者在网上与熟人交流时其谈论的话题更为广泛、自我暴露的层次更高。这一结果可用库利的“镜中我”加以解释，以他人的反馈作为镜子，正确认识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但出于安全的考虑人们偏向于选择熟人作为这面“镜子”，然而是否存在其他因素或者其他原因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是大学生网络交往对现实信任感的影响。社会交往互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增加人际间的信任，网络人际交往存在失范性和非现实性，然而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大学生认为利用网络社交工具并不会造成现实交往的信任危机。关于网络社交工具对于现实人际关系信任感影响程度有多大？人际间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人际信任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三是本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问题。样本在年级构成中主要以大二和大三为主，大一、大四和研究生比例较小；另外在专业构成中并未覆盖所有的专业类别，且存在各专业类别比例不一致的情况，且样本规模也稍微小了一点，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推广性。

参考文献

- [1] 乐国安. 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13-14, 299-320.
- [2] 黄少华. 论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 (04): 93-97.
- [3] 黄利会. 从网上聊天看大学生的网络人际关系——对武汉地区七所高校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3): 99-102.
- [4] 郭金龙、陆宇杰、许鑫.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大学生现实与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12, (12): 91-95.

- [5] 李薇菡、罗艺方、黄建榕. 试论网络交往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01): 75-79.
- [6] 李琼. 网络交往对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的弱化及其对策分析[J],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 (01): 18-19.
- [7] 韩克庆、吴忠民. 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方式及其影响[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04): 87-90.
- [8] 黄浩铭. 大学生对社交网站的使用动机研究——基于对广西大学学生的实证调查[D], 广西: 广西大学, 2012.
- [9] 胡敏. 大学生网络社交安全防范对策探析[D], 琼州学院学报, 2010, 17(01): 65-67.
- [10] 乔木. 现代网络社交工具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四川: 成都理工大学, 2012.
- [11] 李好永.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人际交往的比较[J], 中国科技信息·现代服务, 2008, (01): 121-125.
- [12] 高和荣, 刘军, 毕天云. 经济社会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34.
- [13] 黄少华. 青少年网民的网络交往结构.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7(1): 70-78.
- [14] 邱蕾. 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暴露[J], 社会心理科学·理论研究, 2009, (03): 10-13.
- [15] 胡芳. 论互联网影响下的人际关系[J], 社会心理科学·理论研究, 2010, (07): 03-06.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